

梁笃民 著

晨
钟

夕
磬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晨钟夕磬

梁笃民 著



A0925268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晨钟夕磬

文人当自重，重人格、重文格。作品也要卖钱、卖座，最好卖高一些的价钱，但文人不能为钱而写，作品不能为钱而卖，不应为迎合庸俗而降低品位。

《文人当自重》

说“过年话”

小时候过年，说了句不吉利的话，气得姥姥直瞪我：“要不是过年，拧你的嘴！”差点被“拧”是因为过年，又没被“拧”也是因为过年。我因此庆幸，也因此记住了过年有好多忌讳，过年要说“过年话”的老规矩。

从说“过年话”，我想到写总结。“总结”是什么？说白了，一是发扬成绩，二是纠正错误，目的是以利前进。可总结是不是也有“忌讳”，也有怕“拧嘴”的问题？发扬成绩好说，该表扬的表扬，稍差一点的也不能不表扬——没有功劳有苦劳，没有苦劳有疲劳呀，好歹是一年。至于纠正错误怕是麻烦事多了。个人有缺点，当然是自己的问题；单位的失误，领导自然要负责任，都有一个名声问题，又何必家丑外扬，自我抹黑，自己“拧”自己呢？还是轻描淡写、含糊其辞，或者多用“希望”、“今后应该”之类的词语为妥。更何况有的领导乐意听喜不听忧，何不投其所好而报喜不报忧呢？傻瓜才自寻晦气让领导“拧你的嘴”。

但总结毕竟不是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——上天言好事。过去有句老话：成绩不讲跑不了，缺点不讲不得了。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总要打扫房屋清除灰尘，搞总结也得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，清除思想垃圾，纠正工作失误，才能“以利前进”。

实事求是搞总结的原则。你天花乱坠光讲好的，光说过年话，闪烁其辞掩盖错误的，甚至把错的也当好的讲——我担忧，不知有没有人想“拧你的嘴”。

有感于“让领导先走”

据报载，那年克拉玛依 12·8 友谊宾馆大火死难者家属最近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，为临危逃难的“公仆”立耻辱碑，把他们的名字刻在 12.8 厘米高的水泥柱上。

在这场吞噬 325 个生灵的灾难中，10 多名现场的领导干部奇迹般地生还。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维持秩序，没有人表现一点救助他人的壮举，没有人哪怕向孩子喊一声逃生的方向……有人喊了，喊什么呢？“同学们，让领导先走！”

“让领导先走”，这是谁喊出来的呢？也许不是那些领导自己喊出来的，尽管也许他们就是那么想。总有那样的一些人，想领导之所想，说领导之所说，在关键时刻“挺身而出”叫出这一嗓子。这让人想起“帮闲”二字。鲁迅先生把那些无骨气、无廉耻、摇尾乞怜、阿谀奉承、专拍马屁的小人斥之为“帮闲”。

这些“帮闲”，唯领导是尊，看见的是领导的地位和权力，忘记的是领导的责任和义务，鞍前马后鸣锣开道倒水提鞋，挖空心思见风使舵投其所好。平日里把领导侍候得舒舒服服，好房子让领导先住，好车子让领导先用，好处让领导先得；到了生死攸关时刻又“让领导先走”。置数百名孩子的生命于不顾而让领导先走，是不是怕领导有个三长两短而断送自己的前程；是不是认为一朝护驾有功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；是不是觉着可以在保护领导的同时也保护自己逃出险境？不得而知。人们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、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痛恨久矣，并称之为毒瘤。岂不知这些“帮闲”正

是这些毒瘤赖以生存的驴粪马尿，是毒瘤得以膨胀的催化剂。

“让领导先走”，领导便真的先走了。

这些领导也许曾经亲切地抚摸着孩子的头，慈祥地对孩子说，你们是祖国的花朵，世界的希望。但此刻却把死亡留给花朵，自己揣着生的希望窜出火海。这些执掌大权的领导，也许平时吆五喝六，容不得下属侵犯自己的权威，习惯于发号施令，视权如命。但此刻却忘记了自己是领导，放弃了指挥权，对他们来说，生死关头权不如命重要，更不用说责任了。一场大火烧掉了这些常常谆谆教导别人的教育家那道厚厚的外袍。通过大火，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丑恶的灵魂。遗憾的是，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

我们想起了张鸣岐，这位锦州市委书记面对滔滔洪水对劝阻他的人说：“我是来看灾情的，不是来看洪水的。”张鸣岐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这位锦州市最大的领导先走了，走得何等伟大、壮烈。

都是领导，都是公仆，一水一火，天壤之别。

大火熄灭，伤痛犹在。伤痛使我们思索，我们不应该那么轻易地放弃我们的权利，我们应该知道怎样举手，来选举我们的公仆。

为官之道

前些日子，友人被委任一职，官位虽不在品列，却是守一方水土。自以为能力有限，请诸君指点迷津。敝人有幸列席且得到不少见识。

A 君告之：当官必须有个官样，西周制定爵位后绵绵数千年，身份不同官位大小往往从衣着佩饰言谈举止上体现出来，因此其仪表风度万万马虎不得。行路不宜快、说话不宜急、表态不宜早。看过京戏吗？急急忙忙、又蹦又跳、窜来窜去的多是听差的。当官嘛，就要等锣鼓敲上半天，才能昂首挺胸、前呼后拥端着架子踱出场来。

B 君摇头晃脑地说：当官是要有官样，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官价。官价是权力的象征，有官阶而没官价，这官当得好没劲。官做到一定份上，也得讲讲规格，一般的小饭店不能去，档次低的车不能坐，说是领导干部要轻车简从，不讲排场，但是真的这样做，那官价就大跌了。现在就有一些势力眼、贱毛病的人，你若不摆谱，显示一下自己的官价，他还真不点你，真的以为便宜没好货。前段时间，有位老区的县委书记到京城办事，为了省钱住进了一家小客棧，不就叫人查询了半天么？

为人幕僚多年的 C 君最后发言：二位所讲极是，官样也好，官价也罢，无非一句话，让人家明白你是官。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有官威。不过，官袍加身，别人见了未必都唯唯诺诺，微服出行，未必不能引起轰动效应。为官者飞扬跋扈、颐指气使是一种“小儿科”，太表面化了。平易待人、绵中藏针，在笑容可掬中让人家知道你是官，才算是官中精英。比如，并不需要研究的，不妨研究研究；可以马上办的，不妨缓缓再办，这一研究，这一缓，必定有人焦急企盼。这焦急企盼之中才会感觉到你的分量、你的权威，也才会对你肃然起敬。

诸君一席开导，友人连连点头，颇有茅塞顿开之模样。敝人也颇有感触，真没想到仕途之路竟然是篇如此大的文章。

一日，浏览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 100 年的文章。文中引用

了总理的一句话：“领导群众的方法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。”读后眼睛一亮，再细琢磨，直感到别有洞天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“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。”换言之即不感觉我们是官。这句话同千方百计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官相比，其差异何在？

其一是位置不同。旧时官吏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典范，虽有百姓称道的“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芝麻官。但其定位仍是“父母官”，信奉孔老夫子的君君臣臣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处在这种位置，理所当然地须让人感到“我是官”。今天的领导干部皆自称为人民的公仆，“为人民服务”是其行为宗旨。既然身为仆人，再让群众时时感到“我是官”就不对了。应当承认，领导和群众还是有差别的，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恐怕不行。只有比群众更讲政治、更讲正气，具有更强烈的服务意识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鞠躬尽瘁，尽忠守职，才能达到是官而让人不感觉是官，是在领导人而让人不感觉在被领导的境界。

其二是素质问题。人人都在期望受人尊重，而处在诸人之上的为官者这种愿望尤甚。古人云：威不足则多虑。有些当领导的为什么吹胡子瞪眼发无名之火；为什么总是疑神疑鬼怀疑别人；为什么时常提起自己有多么多么大的能力，有多么多么多的业绩。说到底就是期望通过发火、打击别人、抬高自己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；通过打官腔、摆官架、显官价、耍官威来维护自己的权威。靠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办法，有时候就比较容易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呼风唤雨，就容易使自己的指示、想法（不管对错）得以畅通无阻地被贯彻或执行。而让群众不感觉到自己是官就比较难了，要想让下属心悦诚服地拥戴，就要从严要求自己，就要靠自己较高的综合素质、体恤民情的领导艺术、崇高的人格力量带领群众把事情办好；就要用恩来先生主张的说服、协商、务实和交友的办法，用甘

当小学生的精神对待下属、对待群众，这就需要真本事、苦功夫了。

想我一介平民，不在领导之位，不敢谋领导之政，却满心期望做领导者放下官架，摈弃私心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。不知其心愿过分否？

官气与奴气

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官气还是先有奴气？

前者，无论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，总该有个先后；而后者，是官气逼出了奴气抑或是奴气养成了官气，还真不太好说。

对不肖子孙，人们会义愤填膺地共讨之共伐之恨不得共诛之，那些吞了苦果可怜兮兮的长辈，在为自己的惨境悲戚之余，那些怒不可遏的人们在痛骂不肖子孙之后，是不是也该反省反省，这孽子是否由溺爱而生？

对官气，我们也常常给予批评甚至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模样。只是这十足的毛病，会不会是由包括我们在内的（也许是不自觉或不由自主的）十足的奴气给滋养出来的？

官气和奴气是专制的产物，是权力崇拜的结果，是一损俱损、一荣俱荣、狼狈为奸的畸形连体。在奴气甚嚣尘上之时，你批一下官气试试？准有奴才式的人物挺身而出为其保驾；而在官气不可一世之地，你动一下奴气试试？总有为官之人出面袒护，弄不好，二者一联手，保不定搞得你穿着小鞋落荒而逃。

官气和奴气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。有官气者必有奴气。那和坤，对下，鱼肉百姓耀武扬威那官气要多足有多足；对上，却又

百般奉迎寡廉鲜耻不惜趴在地上狗跳狗叫。这副无以复加的奴才相，翻翻史书，几乎无有出其右者。有奴气也必有官气，狐假虎威即是例证。老百姓讲“宰相门役四品官”，说的也是这个理。封建社会有小奴气大官气的现象，当今“阎王好见小鬼难缠”的情况亦非罕见。很讨人嫌的门难进、脸难看、事难办的机关不良作风相当程度上与这些“小八拉子大官僚”有关。这些“小吏”，资历不深，能力不强，级别不高，但官气却实在不小。可别看他们对基层来的人指手划脚吹胡子瞪眼，对待上司，却恰如两面之人，又换成另一种面孔了。

官气和奴气都需要一定的土壤及相应的温度才能滋生。如果我们的奴气少一些，少做拍马溜须丧失人格的丑事，官气自会收敛许多。官气没了市场，为官之人也许会重新考虑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百姓，对待自己的衣食父母。如果我们的官气少一些，使那些想借阿谀奉承捞得好处者一无所获，奴气没有了用武之地，此辈也就会渐渐学习堂堂正正的做人之理了。当然，做领导，必须有权威，但权威决不等于飞扬拔扈的官气；做下级，必须听指挥，但服从决不等于奴气。

就个人而言，官气和奴气反映了一个品质问题。无论是对无权无势者得意忘形耍官气，还是对“王公贵戚”低三下四献奴气，都是一种人格的丧失，丧失了人格，那又是什么东西呢？

关于“身边人”

去年，美国白宫办公室主任动用总统专机，颇为潇洒地到度假

村打了一场高尔夫球。此事第二天被报纸披露，于是，这位总统的“身边人”不仅为这一短暂的娱乐付出一万美元的专机费和护航费，而且不甚光彩地离开了白宫。

美国总统这位“身边人”的下台，对我们是不是能产生一点什么启示呢？人口众多的中国究竟有多少类似“办公室主任”的角色？不得而知。在层层叠叠的政府机构中，在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里，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些职能部门，比如办公室、综合科、秘书处之类；而在这些部门工作的秘书、秘书长、公务员、科长、主任、处长们，似乎都应被列为“身边人”。作为领导的“身边人”，他当然不属于决策层，但又与决策层有着紧密的工作联系；他不是权力的中心人物，却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殊权力——这世上有几人能把总统专机调动得飞来飞去？这些部门的特殊位置，使平级单位不敢小瞧，更不待说下级单位了。据报道，有一银行营业部办公室主任今年6月携家人、朋友到之江度假村过双休日，24小时花掉某企业3683.20元——若无“主任”头衔，他岂有如此“特权”？

党中央在对领导干部反腐倡廉的要求中，相当重要的一条，便是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。“身边人”往往是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晴雨表。一般说，什么样的领导用什么样的“身边人”。

从一定角度讲，“身边人”往往是领导干部工作作风、思想品德等方面的影子，是领导干部反腐败抵制不正之风的桥头堡。这个岗位一旦失守，甚至成了行贿受贿的联络员、交通线，这麻烦便大了。不能小看那些已经或正在变质的“身边人”的能量，“狐假虎威”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征。他们或假传圣旨“借”权谋私；或指鹿为马混淆黑白干扰领导决策；或对领导意图乱加演绎掺杂上个人因素。不能忽视这些人给党和政府带来的恶劣影响。倘若仅仅因

为“身边人”对自己鞍前马后小心侍候，唯自己的命令是听，一些领导便对其“出格”言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不严加约束，这可有点养虎为患的味道了。

人们常说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其实，有时候下梁不正也能歪了上梁。有些领导干部原本比较正派，但让“身边人”瞒实情、说瞎话、阿谀奉迎，被弄得头昏脑涨，不知不觉走错了路。有些人原本并不敢贪，是“身边人”变不合法为“合法”，变工作关系为私下权钱交易，终于使其心安理得地下了水。“身边人”是领导机关的窗口，对领导干部来说，选好“身边人”，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领导说的没错

——从阿 Q 是不是姓赵说起

为阿 Q 立传的鲁迅先生说：“我并不知道阿 Q 姓什么。有一回，他似乎是姓赵，但第二日便模糊了。”那是因为赵太爷给了阿 Q 一个嘴巴：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哪里配姓赵！”而且，“知道的人都说阿 Q 太荒唐。”对此，鲁迅先生在《集外集·通信》中作过解释：“我们乡下评定是非，常是这样：赵太爷说对的，还会错么？他田地就有二百亩！”

阿 Q 不能姓赵是因为赵太爷说了话。赵太爷说的话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有二百亩地，二百亩地在乡下人眼里是一种权势的象征。可怜兮兮的阿 Q 到死也没有证明自己姓赵。倘若有个拥有三百亩以上的某太爷来证明阿 Q 姓赵，事情肯定不会糟糕到如

此地步。权势越重,说话的分量越重。要不皇帝老子的话怎么叫圣旨,叫金口玉言呢?但分量重的人说的话并不一定都正确。有的皇帝老子在明白自己办错事、说错话时还搞一份“罪己诏”之类的东西认错呢。在中国历史上,孔孟被奉为圣贤。孔老夫子有句话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。现在,女同志们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观点。连孟夫子也承认“尽信书,不如无书”。写到这里,很为阿 Q 抱不平,赵太爷算什么东西,有二百亩地就“句句是真理”么?一千多年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封建家长式的统治虽然已经结束,但我们仍有一些人还是习惯性地往这个圈圈里跳。时下,同“赵太爷说对的,还会错么?”极为相似的还有一句话“领导说的没错”。一般说,既然能当上领导,那是因为他具备了比一般人更高的素质,在认识、分析、处理问题上的能力比一般人强,但肯定不是在任何事上都百分之百地正确。即便是能够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领袖级人物,也会有自己的历史局限。毛泽东丰功伟绩彪炳千秋,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对“两个凡是”的提法进行批判?说到底,就四个字:实事求是。在工作中,下级应服从上级,但不等于“领导说的没错”。在我们强调纪律性的同时,也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,才能使正确的决定得以迅速执行而不走样,才能使错误的做法得以抵制。

特别是一些人虽然身居领导之位,却做出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,我们是不应该容忍的。张国焘分裂党、叛党,他的下属绝对不能跟他跑;陈希同以权谋私,北京市的干部也不能听之任之。近期有关“丧命桥”、“豆腐渣公路”等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引起国人关注。从分析中看出,有很多问题是出在个别领导者不按规定办事,通过打招呼、开条子,让不该承揽工程的承包工程,为不该放过的问题开绿灯。领导有领导的责任,但作为分管人员为什么不对错误决定进行抵制呢?在一些问题报道的电视节目中,我们常

常会看到有些人双手一摊：领导让这么干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至于领导的决定对与错，似乎与他们无关。

“领导说的没错”是一种现代迷信，这句话的毛病在于没把实事求是放在首位，而把权力和权威放在了前面。使得一些人对领导的一些决定，正确的认为是对的，不正确的也认为是对的；不仅执行正确的决定，也去执行不正确的决定。这样的人如果摊上个好领导，在执行正确决定时，很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；反之，其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习惯于“领导说的没错”的人，也许是因为糊涂不辨是非而又不愿动脑筋思索，把错当作不错；也许是不负责任，认为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，不管错与不错；也许是惧上，害怕个人吃亏，宁肯犯“政治”错误，不肯犯“组织”错误，违心地将错就错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种政治素质、党性原则不强，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现。实事求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，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唯上、不唯权、不唯书、不唯祖宗，只唯实。只有坚持实事求是，我们才能在原则与权力发生冲撞的时候不说那句很蠢的话：领导说的没错。

和尚动得，我动不得？

——从阿Q摸小尼姑的头皮说起

未庄的阿Q伸手去摸静修庵小尼姑的头皮，其理由是“和尚动得，我动不得”？有没有和尚动过小尼姑，鲁迅先生没有或者不屑去考证。也许阿Q是真的撞见过，也许是阿Q捕风捉影系诬陷

之辞。不管是真是假,阿 Q 这种心理是挺耐人琢磨的。

当和尚的应该遵守寺里的清规戒律,在不近女色方面,应该比凡夫俗子有更严格的要求。但是,即使和尚不守规矩,也不可以成为阿 Q 要动小尼姑的理由。因为小尼姑的头皮无论和尚还是阿 Q 或者别的什么人都是不应该随便动的。世上有好人坏人之分,有好事坏事之分。我们应该跟着好人学做好事,不应该跟着坏人学做坏事。这个阿 Q,天下和尚有的是,好和尚都在吃斋念佛苦心清修普渡众生,自己不去学,偏偏跟着一个不守佛规的和尚去学,能学出好来?这个阿 Q,如果真的撞见和尚对小尼姑动手动脚,本应该对和尚的丑行进行揭露和批判,以保护小尼姑的合法权益,以帮助寺庙伸张正义,或者以此为戒,自己做个正人君子,但他却偏偏乐于干落井下石的勾当,进一步欺侮小尼姑,真是货真价实的小流氓。其实“和尚动得”不过是阿 Q 为自己也要动得找个堂皇的借口罢了。即使和尚没动得,阿 Q 也未必不动。就说那吴妈,虽然没被和尚动过,阿 Q 不也是找着人家要“困觉”么?

倒霉的阿 Q 临死前曾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:“过了 20 年又是一个……”好几个 20 年过去了,我们还真看到了又一些阿 Q。比如一些搞以权谋私的人常常这样辩解:“××能搞,我为什么不能搞?”……活脱脱的阿 Q 理论“和尚动得,我动不得”的翻版。这些现代阿 Q 不是不知道有焦裕禄、孔繁森这样的榜样,但他们不学,偏偏要以王宝森之流为楷模,而且学得那么理直气壮,不带半点羞惭。当年的阿 Q 好赖拍出的是地位比自己高、而且最不应该对小尼姑动手动脚的和尚来为自己辩解,现在有些阿 Q,比其先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原贵州的“第一夫人”阎健宏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,案发之后她却指责办案人员:“贵州腐败者甚多,为何就查我一个?”阿 Q 在天有灵,应自叹不如了吧?

签名

自从被委任带有负责性质的职务后,发现签字的机会多了。

首先是进了“文件传阅”的圈子。那些标着机密、绝密、内部资料字样的文件刊物前面都有一块让你签名的地方。文件发得越多,签名就越多;文件送的越勤,签名就越勤。此外,还有一些类似计划生育、安全生产、经费包干等等需要层层落实的事,需要对上,也要对下进行签字,当然还有在出差、招待、维修、办公用品等报销单中的签字等等。有时我们赞誉某个领导辛辛苦苦日理万机的时候,也许签字会占“万机”之中的很大份额。

签名应当是件很平常的事,当学生要在作业本上签名,参加工作要在履历表上签名,当了父母还要在家长通知书上签名。很多人是很重视签名的,把签名看作个人形象的一部分,别的字可以写不好,自己的名字一定要写好。比如有些明星,看看他们的题词,实在不敢恭维,可一到落款,便龙飞凤舞,别有一番功底。你想,那么多追星族让你签名,你不快点能行么,你不写好点能过意么?为人签名是件很风光的事,普通人很少有被人请去签名的机会,但把名字写好也是一件很得意的事。

名以人贵,签名的商业价值这几年是越来越明显了。老百姓的签名当然不值钱,最多是附在旧杂志、旧书本中送给收破烂的换取块儿八毛。而那些有古人、伟人签字的物件就比较珍贵,收藏家们为了这些身价万增、百万增的签名似乎都能红了眼。对一些尚不是古人,尚不成伟人的小名人或准名人来说,签名有时也能卖